

日本天皇中國大陸之行

張隆義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日本明仁天皇於今（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偕同美智子皇后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六天。明仁此次訪問大陸除在北平與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黨書記江澤民等要人見面，接受其晚宴外，並赴西安、上海參觀，於十月二十八日返國。

在日本悠久的皇室歷史中，天皇到外國訪問是以一九七一年裕仁天皇到歐洲七國訪問為始，接著於一九七五年訪問美國。明仁天皇則於一九九一年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這次到中國大陸訪問則是第四次，也是第一次到社會主義政權訪問。^①

戰前日本採取天皇權力中心主義，在明治憲法中規定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②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國家的統治權，^③權力極大，君主集權色彩相當濃厚。但是戰後日本所制定的新憲法，則採國民主權主義，明白宣告主權屬於國民，雖然為著多年的歷史和國民感情，仍保留天皇制度，但天皇的地位，大非昔比。在新憲法第一條規定：「天皇為日本國之象徵，及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其地位基於主權所在之日本國民之總意。」也就是說：天皇不是總攬國家統治權的人，只是對外表示日本國的存在，對內表示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而已。他的地位並不是由於神意，或任何其他其他的權力，而是「基於主權所在之日本國民之總意」，所以主權是屬於國民的，天皇的地位是由國民而來的。所以「天皇僅得為有關國事之行為，無干預國政之權能」，即僅有形式的禮儀的權能，不能干預實際政治。^④而所謂有關國事的行為，在憲法第七條規定天皇依內

註①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頁。

註② 見明治憲法第一條規定。

註③ 見明治憲法第四條規定。

註④ 見日本國新憲法第四條規定。按戰後日本新憲法係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公佈，而於半年後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開始施行，至今未曾修改過。

閣之提請與同意，可以行使諸如公布修改之憲法、法令、條約，召集國會，解散眾議院，公告國會總選舉之施行，任免國務大臣，授與榮典，批准外交文書，接受外國大使及公使等國事行為。而這一類的行為實際上是由內閣或國會決定，天皇不過把別人已決定的意思公布或認證，以完成法律上的形式而已，實際上毫無實權。何況在手續上，事事都要得到內閣的提請與同意，在本質上，天皇毫無專擅的權力，其係代表國民而為上列之行為。憲法第三條規定：「天皇有關國事之一切行為，應經內閣之提請與同意，並由內閣負其責任。」把天皇僅為形式上的象徵，沒有實際權力的情形，規定得尤為清楚。^⑤

戰前日本憲法明白表示天皇為國家的元首，但戰後新憲法僅形容天皇為「日本國之象徵，及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是否為國家元首，在日本國會中有數度的爭論，日本政府的答辯也都含糊帶過，未曾明確表示。^⑥因此日本放送協會(NHK)於十月二十四日一名主播報導明仁天皇訪問中國大陸的新聞時，三度以「國家元首」一詞稱呼天皇時，就遭到觀眾打電話抗議，而不得不發表道歉聲明說：「我們並非用意不善，我們只是處理不慎。」^⑦

不論現在天皇是否為國家元首，但天皇不能有干涉政治或影響國家行政的行為，則是毫無疑問的。

自從傳出天皇要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後，日本國內產生從來未有的爭論，國外亦有要求天皇應該對過去侵略戰爭的罪行道歉或賠償的舉動，天皇在此時到中國大陸訪問是否適當？天皇是否會被政治所利用？目的何在？這些問題都引起廣泛的注意。

二、中國民間要求天皇為戰爭罪行道歉

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共「外長」錢其琛訪日時，表示次年為中共與日本建交二十周年，將正式邀請日本天皇夫婦訪問中國大陸。至八月海部首相到大陸訪問時，中共「總理」李鵬再度表示希望次年雙方建交二十周年時，天皇能夠到中國大陸訪問；當時海部對此表示願加以具體研究。^⑧接著，宮澤接替海部組閣後，新外相渡邊美智雄於一九九二年一月赴大陸時，李鵬

註⑤ 參閱林紀東，「日本國憲法述要」，世界各國憲法大全，第一冊，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編，民國五十四年，一六三至一六八頁。

註⑥ 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眾議院內閣委員會中，當時的法制局長真田秀夫答辯稱：若像從前在內政外交各方面都代表國家，掌握行政權為前提所謂的元首的話，現在的天皇在日本憲法上不能稱為元首；但若參照現行憲法條文，雖然僅有一小部份，在外交關係上亦從事各種活動，似乎也可以因而認為是元首亦無妨。此種政府見解，並沒有明確說是元首，而含糊帶過。

註⑦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第十一頁，所引東京二十五日路透社電。

註⑧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第一頁。

再度邀請天皇訪問，並保證天皇訪問將受到中共及人民之熱烈歡迎，渡邊亦表示將「認真檢討」。^⑨後來有關人士證實，當時渡邊和錢其琛會談時，日本方面已提出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的天皇訪問行程，而秘密進行。不過渡邊外相回國後，因自民黨內反對天皇到大陸訪問的意見非常強烈，使訪問計畫遭遇挫折。於是四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日時，宮澤首相對其表示「天皇訪問中國大陸將繼續認真檢討」，而改採謹慎的態度，被中共認為日本態度退縮而感不滿。其後五月中共人代會委員長萬里訪日的時候，中共就避免再度提出邀請天皇訪問之議。^⑩

日本政府有意安排天皇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傳出後，自民黨內的反對聲浪不斷出現。自民黨總務會長在四月間與總務會成員三次的懇談，均以天皇訪問問題為中心話題，大半的意見都認為「時機尚早」。四月二十四日自民黨四役會議時，幹事長綿貫民輔亦持慎重的態度。在這之前的四月二十三日，自民黨內新當選一屆的國會議員如衛藤晟一、小林興起、長勢甚遠等人亦認為在目前與中共關係沒有改善，或天皇不宜被政治利用，而要求黨執行部慎重考慮。^⑪

七月十七日，「反對天皇陛下訪中（共）國民委員會」的組織的成員有一百一十人在產經新聞聯名刊登全版廣告，廣告的大標題是「反對日本政府打算今秋讓天皇陛下訪中（共）」。^⑫刊登廣告者有大學教授、評論家、宗教家、作家、實業家、小說家、音樂家、律師、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及卸任大使者，在日本國內都具有一定的名氣與地位，所以頗引人注目。他們列舉反對的三大理由，其內容如下：^⑬

(一) 天皇自古以來就是超越政治的精神權威，現行憲法也規定天皇不具參與國政的權能，只是日本及國民統合的象徵。因此天皇的出國訪問只限於對真正友好的國家、盡國際禮儀，以表示相互的友好親善。而我國（日本）雖對中共提供大額的經濟協助，努力建立友好關係，中共却在最近宣布擁有尖閣列島（即釣魚台島）；身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一再批評日本自衛隊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很難說兩國間具有真正安定的友好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為加強雙方關係，讓天皇出訪，雖以紀念建交二十周年為名，仍是天皇的政治利用。何況有一部分的意見，擬藉天皇訪問以清算兩國間過去的不幸關係，則其本質就是天皇的政治利用，這是違背憲法的。

(二) 中共在冷戰後的今天，進行地下核試爆，進行軍備擴張，對第三世界大量輸出武器，逐漸形成對周邊各國及世界的威脅。在南沙群島的主權上與東南亞各國對立，在國內對人權及少數民族的壓迫，在自由國家仍然有很強烈的不信任感，所以

註⑨ 每日新聞，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

註⑩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頁。

註⑪ 「懸案の天皇訪中」，朝日新聞，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頁，「時時刻刻」欄。

註⑫ 產經新聞，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十頁。

天安門事件以後，西方各國的元首沒有訪問中共之例。尊重自由、人權及民主主義，在世界和平上也有一定責任的自覺的日本，對目前的中共，藉著天皇的訪問，在西方國家中顯得突出，並無原則的加深關係，在自由國家的眼中，會招致「輕視人權的國家」、「優先追求經濟利益的國家」之誤解，必定會傷害到與美國等自由國家與其國民的友好關係。尤其對經濟摩擦逐漸嚴重的日美關係，更是嚴重的負數。

(三)目前中共的保守派與改革派正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傳聞鄧小平所率領的改革派佔優勢，但其結果仍難預料，中共的前途，預料在改革開放路線與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問題上，仍會有許多曲折變化。在這樣不安定的時期，沒有急於訪問中共的理由。

另外，在八月初於自民黨本部所舉行的「思考天皇陛下訪中（共）緊急集會」，約有一千五百人參加。主辦者作曲家黛敏郎及國會議員衛藤晟一等人在會中表示，「豈可讓天皇做謝罪之旅？政府一再造成訪中（共）計畫的既成事實是一項詐欺」，「要在全國發起反對集會」。在會見記者時，衛藤強調：「要求延期訪中（共）的簽名，參眾兩院的議員已有五十七人，人數還會增加。」^⑬

宮澤首相強烈希望安排天皇於本年度至中國大陸訪問，想不到自民黨內對天皇訪大陸問題反對意見超乎意料外之強烈，惟宮澤仍表示「倘時機成熟，不妨成行」，擬盡力促成。

宮澤政府考慮到中共先後已七次一再要求天皇到中國大陸訪問，盡了「七顧之禮」，尤其是今年中共藉雙方建交二十周年之際，堅決要求天皇訪問，若還不能成行的話，勢必傷害到雙方的關係，這是日本政府所不樂於見到的，^⑭於是日本政府乃積極進行黨內疏通及與各方協調的工作。

在七月參院選舉結束後，宮澤首相於七月二十九日晚約見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幹事長綿貫民輔、總務會長佐藤孝行、政調會長森喜朗及參議員總會會長原文兵衛等人，就有關天皇訪大陸問題進行協商。席間，宮澤表示將安排天皇於十月成行，正式要求黨執行部協助協調黨內反對意見。對此，金丸等人基本上表示同意。依此，該案被認為朝正式作決定邁進了一大步。^⑮

在此之前的七月二十八日，宮澤首相與一向主張慎重處理之中曾根前首相晤談，首次親自出面進行疏通工作。席間，中

註⑬ 朝日新聞，一九九二年八月八日，第三頁，「時時刻刻」欄。

註⑭ 橫堀克己，「初めての天皇訪中」（下），朝日新聞，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四日，第十四頁。

註⑮ 讀賣新聞，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日，第一頁。

曾根以首相宮澤應負起全責，充分協調取得各方之贊成爲條件，原則上允予支持。^⑭如此，經過不斷的協調，至八月十一日宮澤才做下決斷，對日本天皇訪問中國大陸一案，向自民黨表明而告正式確定。

日本政府於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召開內閣會議，正式決定安排天皇訪問的日期。內閣會議後，加藤內閣官房長官發表宮澤首相的談話稱：天皇於日中（共）建交二十周年之象徵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節目上，能够訪問大陸，合乎友好親善訪問之目的，中共政府對日本國象徵的天皇的立場也充分理解，表達舉國歡迎之意，並承諾爲訪問的成功做周全的準備，盼此次訪問能成爲雙方友好關係更爲發展之契機。^⑮當天中共和日本共同發表了天皇訪問的消息。

三、天皇有關侵略戰爭的發言

戰前日本天皇爲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具有絕對之權威，權力極大。雖然戰後天皇的地位大非昔比，僅爲國家象徵，不得涉及政治，但天皇制度依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裕仁是日本的天皇，戰後裕仁仍居天皇的位置，並沒有中斷，直至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裕仁逝世，才由現在的天皇明仁繼任，年號也由昭和改爲平成。因此，許多外國人至今仍視天皇爲日本的國家元首。中共「外長」錢其琛九月間訪美，在紐約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到天皇訪問中國大陸時，他說：「這將是歷史上日本國家元首對中國進行的第一次訪問，這對結束中日之間近一個世紀的衝突來說是需要的。」^⑯明確地認定天皇爲日本國家元首。

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多次侵略中國，對中國人所造成的創傷，可說是既深且鉅，雖然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後，蔣中正總統「以德報怨」，一九七二年中共與日本建交的共同聲明也「放棄賠償請求權」，但存留於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創痛，時至今日，並未隨時間而消逝。

明仁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訪問中國的天皇，由於四十多年來，日本從未向中國人道歉與補償侵略中國時所犯的滔天大罪，屆時明仁將向中國人對侵略行爲作何表示，就引起海內外中國人的關注。

在天皇將訪大陸前，大陸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者於九月十五日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對日索賠委員會」籌備委員會，除

註⑭ 朝日新聞，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頁。

註⑮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頁。

註⑯ 施君玉，「吳學謙錢其琛談日皇訪華」，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二頁。

要求天皇訪大陸時須公開謝罪外，今後並將以組織行動推動對日索賠運動。¹⁹南華早報九月三十日亦報導，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等北平的大學生正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明仁為侵華暴行「正式道歉」。²⁰

另外，在美國的華人，亦傳出將企劃刊登在洛杉磯時報的全面廣告，要求天皇明確的謝罪和民間賠償。²¹在台灣擁有眾多讀者群的中國時報，在十月二十三日的社論表示：我們強烈呼籲明仁在到訪大陸時，能向全體中國人表示歉意，唯如此，中國人才能設法在哀慟中努力為過去的歷史劃上句點。²²同日，「要求日皇道歉賠償聯合委員會」在多位民意代表、學者和學生的參與下，到日本在台北的交流協會，遞交抗議書，要求日皇對侵華所造成的中國人的不幸道歉與賠償，由交流協會文化室主任長房明出面接受抗議書後，抗議民衆才結束為時一個多小時的抗議行動。²³

中共爲了邀請天皇訪問之事能够順利達成，並緩和日本國內反對的聲浪，在今年四月江澤民就向日本表態，天皇訪問大陸期間發表的談話，均由日本決定，中共不提任何要求，並保證天皇訪問期間不發生任何群眾遊行示威等不愉快事情。²⁴對於政府間賠償問題，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中（共）日共同聲明之立場不變，重申政府間之賠償請求問題業已解決。²⁵九月中共「副總理」吳學謙訪日與宮澤首相會談時，強調中共當局將全力促使天皇訪大陸成功，正全力作準備。²⁶

隨著日本天皇訪問日期的逼近，中共當局擔心民間反日情緒高漲，為防發生事端，中共中央下達通知給中央與地方各有關部門，要求各地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教育與引導群眾，嚴懲利用群眾愛國主義情緒挑起事端，不能採取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不搞簽名運動、不搞集會、討論會、不搞上街示威遊行，尤其是在日本天皇訪華期間，不准類似的公開活動出現。²⁷北平各大傳媒及文化機構亦接到指示，為紀念中共與日本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及為日皇訪大陸「創造良好的氣氛」，有關日本侵華罪行的文章、作品均要「暫緩」刊登、播出。²⁸

註19 產經新聞，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第一頁。

註20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一日，第七頁。

註21 朝日新聞，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第二頁。

註22 「日皇應向全體中國人民道歉」，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三頁，社論。

註23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三頁。

註24 「日本天皇訪華的背景」，聯合早報（新加坡），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第十三頁，轉載自香港南北極月刊。

註25 產經新聞，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註26 讀賣新聞，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註27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三頁。

註28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三日，第十頁。

日本政府把這次天皇訪問，定位於「推進雙方友好關係，不是政治性訪問」和「不是道歉之旅」。²⁹十月二十日，日本外務省報導官英正之在例行記者會中明確的說：「日本已於一九七二年簽訂的日中（共）共同聲明中，道過歉了。雖然這次訪問，也將以某種形式提及兩國間的過去，但不會對過去的戰爭責任問題道歉。」³⁰

在大陸民間要求賠償呼聲日漸增高之際，日本政府於十月六日簽署一項文件同意在一九九二會計年度對中共提供十一億四千萬美元的貸款。在北平的日本大使館表示，日本在一九八八年同意對中共提供一筆價值六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這次貸款是其中的第三筆，將用來興建二十一項基礎設計畫；這筆貸款由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徐敦信及日本駐中共大使橋本恕在北平簽字。雖然這筆貸款是早已決定，但這次簽字儀式所挑選的時機，顯然是爲了明仁天皇二十三日前往中國大陸而事先營造良好的氣氛。³¹

明仁天皇夫婦於十月二十三日抵北平。當天天皇於接受歡迎儀式，與中共「國家主席」會談後，晚間即參加楊某假人大會堂舉行之歡迎晚宴。

天皇訪中國大陸的最大焦點是對過去日本侵略中國，使中國人民受到重大傷害的戰爭責任，會以什麼言辭來表達，答案在當天的歡迎晚宴中出現。

楊尚昆在致詞時提到：「令人遺憾的是，在近代歷史上，中日關係有過一段不幸時期，使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牢記歷史教訓，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經過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我們兩國在二十年前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之後又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開闢了睦鄰友好合作的廣闊前景。」

明仁天皇在致答詞時，對過去的中日關係說：「但是，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我國給中國國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並開始了國家的復興。從此，我國專心致力於建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新的友好關係。」³²

明仁天皇的這一段話，日本大眾傳播媒體都強調這是現行憲法下，天皇所能表達有關看法的「最大限度」。日本官方認爲「要以天皇陛下的言辭爲言辭來接受，加以解釋並非適當」，至於「深感痛心」究係何指，明仁的發言人加賀美秀夫在記

註29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頁，日本官房長官加藤紘一的記者會談話。

註30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十頁。

註31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七日，第十一頁。

註32 當天天皇致詞的內容各大報於翌日均有刊載，此處是參照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二頁。

者會上說，這是天皇一種感覺和思想的真誠表達，他無法評論這是否一種形式的道歉。³³

日本政府在天皇明仁訪問中國大陸之前，已把他要在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舉辦的歡迎宴會中的致辭內容，通知了我國。日本政府官員表示，在明仁天皇致辭談及過去日本侵略中國的問題時，所用的「中國」，也包含了以台灣的國民為對象在內的意味。³⁴

聯合報在一篇社論中，對明仁天皇的大陸之行，評論說：「以日本天皇的地位，今日能親往大陸一行，姑不論他會說些什麼話，而此行本身實際就在表達一種歉意。……雖然為時稍遲，但也屬對歷史的一種交代。」³⁵我國外交部則鄭重呼籲日本政府，應以日皇夫婦訪問中國大陸為契機，著眼於亞洲及世界和平、安全、繁榮的建立，以前瞻的智慧化解中日的民族歷史情結。³⁶

四、中共和日本各有其戰略考慮

這次明仁天皇訪問中國大陸是在中共多次邀請下促成的，其中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今年四月在日本訪問時，更是在多種場合再三地提出邀請天皇訪問大陸。中共官方的解釋是邀請天皇訪問以紀念中（共）日建交二十周年，促進雙方友好。但是，促進雙方友好可以有許多其他方式，不一定非要在此時以邀請天皇這種極為敏感的方式進行，所以中共邀請天皇訪問，必有其考慮的因素。

另一方面，日本天皇到外國訪問，在歷史上也是很少的，在前任的裕仁天皇長達六十多年的在位期間，也只在戰後的一九七一年九月訪問西歐七國和一九七五年九月訪問美國，前後共兩次而已，而且都是遠離亞洲國家的。現在的明仁天皇於一九八九年繼任後，也只在去年九月首次到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訪問而已。³⁷這次天皇却到遭受日本侵略禍患最深的中國大陸，而且日本政府不顧國內強烈反對的聲調，排除萬難，斷然進行，在背後一定也隱藏著許多原因。

一九八九年象徵東西方對立和冷戰的柏林圍牆崩塌，而東歐共黨政權更像骨牌般一個接著一個解體，長達半世紀之久的

註33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三頁。

註34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頁。

註35 「日皇明仁訪問大陸及其歷史意義」，聯合報，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頁，社論。

註36 同註34。

註37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頁。

東西方軍事對峙，也因華沙集團的解散而結束；一九九一年底蘇聯的解體，更使戰後美蘇對抗的局面不復存在，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形成之中。

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使中共依賴美蘇中共大三角戰略架構所建立的虛幻性全球性角色無法持續在全球事務上發揮重大功能。中共對西方的戰略價值幾乎已不存在，中共過去十多年來從美國及西方世界所獲得的利益已明顯遞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中共爆發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始終未能完全恢復，美國國會不滿中共在人權、中東軍售與貿易上作爲的聲浪日益高漲，參眾兩院在近兩年來以壓倒性多數反對無條件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更象徵中共在美國心目中的作用已經消失。³⁸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便不能不重新調整外交政策。

中共爲避免國際孤立，便不斷改善與亞太周邊國家的關係。在東北亞地區，今年八月迅速地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東南亞方面，中共於一九九〇年分別與印尼及新加坡建交，一九九一年與汶萊建交；在南亞亦持續加強與巴基斯坦及改善與印度的關係。中共也在蘇聯解體後，採現實主義，立即承認俄羅斯及其他獨立國協成員的獨立，³⁹並與之逐一建交，發展各個層面的關係。

中共所採的另一個外交攻勢是展開分化西方的戰略。在自由國家中，鎖定人權意識最弱的日本爲目標，逐漸拉攏日本，以突破西方的反中共包圍網。由於日本朝野雙方對中共的懦弱外交，使之獲致相當的成功。⁴⁰

中共與日本在一九七二年關係正常化時，雙方進出口貿易總額合計爲十一億美元，到一九九一年中共對日出口額爲一百四十二億美元，進口額爲八十六億美元，合計共二百二十八億美元，成長了約二十倍。日本對中共的投資是五百九十九件，投資金額爲八億一千萬美元，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七點七，有急速增加的趨勢。另外，日本對中共所提供的經濟援助，三次的政府日圓貸款總額共爲一兆六千一百億日圓；日本輸出入銀行所提供的資源開發貸款累計也超過一兆七千億日圓。中共接受外國政府開發援助的資金中，日本就佔了百分之五十一。⁴¹

蘇聯的解體和波斯灣的戰爭，使中共得到一個教訓，認識到技術能力和經濟力量的重要性，爲了避免國際孤立，中共除了努力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外，也必須繼續引入外國的技術和資金，走經濟改革開放的路。但是中共人權沒有改善的情況下

註38 參閱張雅君，「九〇年代中共的亞太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十一期，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第十七至三十一頁。

註39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一頁。

註40 石田收，「蘇聯解體後的中共外交」，載於張隆義主編，和平演變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一年六月，第二三至二一四頁。

註41 朝日新聞，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第九頁。

，不易得到西方的支援，只得拉攏日本了。

日本過去侵略中國，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失，然而中國政府以德報怨，並不要求日本賠償，使日本人在心理上感到愧疚和感激。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同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矢野絢也見面時就說：「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國帳最多的國家。日本應該為幫助中國的發展做出貢獻。」^{④②}中共加強與日本關係的改善，合乎中共的利益，並且爲了使國際能對中共現政權的認知，邀請像日本天皇這樣地位極高、極受國際尊重的人往訪，自然可以改善國際對中共現政權的認知；同時更可把此一認知以政治爲目的使用於國內。^{④③}

從日本方面來講，日本是亞洲唯一高度工業化國家，其基礎是在亞洲，其發展必須立足於亞洲。自冷戰結束後，蘇聯對日本的威脅已經消失，軍事的重要性大爲降低，以經濟爲中心，各國正在摸索新的秩序的建立，歐洲共同體（EC）正在加速統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組成，世界經濟圈有走向區域性結合的趨勢，新的經濟矛盾逐漸上升之際，日本也想在亞洲發揮領導的作用，一方面與美國維持協調的關係，一方面結合亞洲各國的力量，作爲後盾，以形成美、日、歐三種的世界新秩序。一九九〇年五月日本外交論壇雜誌發表了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栗山尚一的文章，提出要建立國際新秩序，就離不開五比五比三的合作格局。所謂五比五比三的格局即是當今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二十兆美元之中，美、歐各占五兆美元，日本占三兆美元。由此可見，日本亟欲在冷戰後的國際新秩序重建中，以經濟力量發揮其政治影響力。^{④④}

日本在未來的發展中，要能取得優勢，必須幫助亞洲國家發展起來，以增強競爭能力。中共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在資源、勞動力、市場等方面，日本無法忽視，而且中共現在是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是亞洲唯一的代表，日本要求透過聯合國發揮其政治影響力，提高其發言權，並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則非得到中共的支持不可。

日本從經濟大國要轉變爲政治大國，必須改變形象，設法使鄰國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希望透過天皇的訪問，象徵著過去恩怨的結束。日本最大的目標是中國大陸，其次是韓國；去年天皇訪問東南亞三國是一種試探，當時日本就密切注意中共的反應，可見天皇訪問中國大陸是日本外交的一大策略。

五、結語

日本在波斯灣戰爭後，在重建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中，已開始積極扮演重要的角色，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邁進，熱心

註④②

田森，「中日關係的現狀與展望」，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七日，第六頁。

註④③

秦鳳樓，「中共力邀日皇明仁訪大陸目的何在？」，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一日，第十一頁。

註④④

栗山尚一，「激動の九〇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外交フォーラム，一九九〇年五月號，第十二至二十一頁。

日本天皇中國大陸之行

參與國際事務。在今年六月十五日也通過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KO）法案，派遣自衛隊至高棉參加戰後重建的工作，並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近年日本政府對外開發援助（ODA）金額也大幅增加，目前已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在亞洲整合方面，日本亦有意倡議設置類似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SCE）之新機構。今年七月自民黨智囊團之一的「總合政策研究所」（所長為森喜朗政調會長）於「有關日本對亞太外交之建言」中，提議創設「亞太安全保障合作會議」。七月十二日前首相中曾根亦曾表示「為維持亞洲及遠東地區之和平，日本倡議籌設類似歐安會議之組織，以構成北起阿留申群島南至澳洲之友好合作圈，實有必要」。七月十四日宮澤首相在日本記者俱樂部上就有關亞太地區政治對話問題，又表示將來亦可能設置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之亞洲版新機構。^④

長久以來，日本「重歐輕亞」的方針，最近幾年逐漸有轉向的跡象，改採亞洲中心主義。但是日本要在亞洲發揮其影響力，首先必須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鄰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取得亞洲鄰國的信任，而皇室外交正是日本所採取的策略之一，希望藉著天皇的訪問，對「戰後」作一了結。去年天皇訪問東南亞三國，這次訪問中國大陸，相信以後還會繼續訪問如韓國等受過日本戰爭禍患的其他國家。

不過，過去日本外交均走追隨美國的路線，現在要表現獨立外交的色彩，難免引起歐美國家的懷疑。尤其是日本過度傾向中共，會令人覺得日本與中共一樣，對於自由民主國家共同價值觀的人權、民主、自由並不重視，只考慮中國大陸的市場而已，則今後與美國柯林頓新政府就可能引發經濟摩擦之外的新摩擦了。

*

*

*